春秋讞

一

亦有續書夢得蓋未深考語詳左傳注疏條下昌言排擊如辨諸侯世相朝為哀世之事辨宰孔勸晉獻公及魯穆姜悔過之言皆出附會辨十二次分十二國之謬辨夾谷之會孔子沮齊景公事亦出假托辨墮郈墮費非孔子本意辨諸侯出入有惡無惡辨諸侯之卒或日或不日非盡屬褒貶魯侯之至與不至亦不可拘牽成例雖辨博自喜往往有瀾翻過甚之病於經旨或

合或離不能一一精確而援之所向無不如志要亦文章之豪也惟古引春秋以決獄不云以決獄之法治春秋名書以讞於義旣爲未允且左氏公羊穀梁皆前代經師功存典籍而加以推鞠之目於名尤屬未安是則宋代諸人藐視先儒之錮習不可以爲訓者耳

考宋史藝文志是書本三十卷又夢得自記左傳四百四十二條公羊三百四十條穀梁

四百四十條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參以程端學春秋辨疑通加檢核左傳缺九十條公羊缺六十五條穀梁缺八十四條葢已非完帙然其大較已畧具矣謹依類排次釐爲左傳讞十卷公羊穀梁讞各六卷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莫可盡考一當以經為正傳惟失於仲子故終隱之篇皆違經意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春秋之法莫大乎書王於正月之上蓋正朔所自出所以王天下者在此豈獨別於周哉度傳意若以經所書皆一用周正故於元年特發之以見例春秋魯史安有為魯史而不用周正者何嫌而必

三月庚戌天王崩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平王誠以壬戌崩非義所在經何不正之而必從赴杜預以為懲臣子之過此附會之辭也夫舊史雖從赴告赴告所言未必皆實經雖據舊史舊史所書未必皆當必有研考是非為之襃貶以示法者如晉獻公以驪姬之譖而殺申生楚商臣以子弑父而代其位其赴告之辭必不自言申生無罪

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
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
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
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傳自以其說予奪當時之事者或稱君子曰或託
稱孔子曰仲尼曰然多不可證此以臣質君亂名

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宋宣公不立其子而立其弟宋之亂卒至於弑君

爭國者宣公之爲也其命之可謂非義而反以義與之謂之知人宜其不足與論隱桓之事矣

四年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夏公及宋人遇于清

周官冬見曰遇此天子見諸侯六禮之一也盖冬無事其禮畧猶之邂逅相遇然故諸侯不期而會曰遇穀梁之言是也齊侯唁昭公于野井昭公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謂之以遇禮相見者以此而傳言遇皆以為先相期事有怵迫不暇為會之辭故此以為衛人來告亂言之雖近之而其

實非也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前言穆公屬殤公於孔父而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則馮固自已處鄭矣安得殤公即位而後始出奔
非也經書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謂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
宋公來乞師翬固請以師會而行諸侯之師敗鄭
徒兵取其禾而還自左氏言之則疑以為實以春
秋法言之則非何者前伐果圍東門而還自當書
圍後果敗鄭徒兵而還則當書戰何為但書伐而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
佾也
六佾言初獻三傳皆失之蓋蔽於六羽以爲之說
古者婦人無别廟后從天子夫人從諸侯周有姜
嫄先妣之廟而用樂者出乎禮之變也仲子之宫
亦禮之變此庶子爲君得爲其母築宫以公子主
之於子祭於孫止者也仲子恵公之母而卒於隱

乎傳雜載經外事妄以為說而誣經者如前紀人伐夷之類是也不為說而使學者反以疑經者如此之類是也

七年春

滕侯卒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之役禮也

及盟會盟皆內辭也盖以詳內以別公行或內為

志或外為志爾本不通於外惟衛人及狄人盟欲

以殊夷狄鄫子會盟于邾盖地邾邾亦與盟則不

得不言會也其他外盟則未有書及與會者焉今

經但書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若言乎宋衛于

鄭先會於溫而後盟瓦屋則鄭自當與宋盟安能

不見乎杜預以為不告故不書吾前固已言其非

御出而將主兵者也經何以先齊而書齊人鄭人伐宋乎人微者也鄭伯果以王命而正天討何不自將使微者將之乎曰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可也既已告魯則必告齊公非主兵者何用會齊侯于防而與之謀乎二者反覆皆無據蓋左氏不知伐宋之因而妄為之說也翬伐不言敗蓋內敗也防蓋魯之舊邑嘗侵於宋者故公伐宋敗之於菅遂復取之此為近實故方見會防遽見取防取防

言取正與經內取舊邑例合杜預欲附會左氏復
別防為二邑亦非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
為師期

經不書盟吾前言之矣杜預謂公還告會不告盟
故不書前諸侯自會則以為不告不書今公與會
則以為不告廟不書皆無所據而強為之辭且公

取舊地言取取濟西田是也取附庸亦言取取鄟是也取舊地言取者對與之言彼歸我而我有之取附庸言取者辨滅之名滅者殺其君長夷其社稷而附庸則屬之以聽於已是亦猶吾邑而已前平宋亂言取郜大鼎于宋則郜國而為宋所有者非宋邑也後見郜子來朝則國固未嘗滅方其取之乃屬之以為附庸爾防則魯遂有之以為臧文仲之邑矣二取名同而義異傳不能辨其言君子

謂鄭莊公不貪其土以勞王爵爲正之體者尤非是諸侯有罪而削其地王政也鄭果擅相伐又私取其地歸我謂之正可乎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經言宋蔡衛人伐戴傳言鄭伯圍戴是謂三師已

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
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
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
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
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
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

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
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
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
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
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
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
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
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

祭故謂假許田為周公祊祊地名也公羊穀梁以為邴祭之名祊者二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祊各以其方之神祀之謂之祊尤可見傳之妄許田疑前公及齊侯鄭伯入許之後嘗侵其田而分之鄭伯以其境相近故以璧假為名而取之爾

秋大水

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久雨霖潦江河決溢凡可以害物者皆大水也故

魯弔宋大水之辭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不以平原出水也平原固無出水之理雖出水而不為害亦不可言大水

冬十月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孔父事公羊言之是已所謂義形於色者也此非獨公羊之辭其傳之必有自左氏亦竊聞之而不能詳故誤以色為美色之色因附會以為督見孔

父妻而萌其惡孔父宋之卿督其大夫殺卿取其妻猶居位不去待君怒而後始懼其不近人情已甚趙氏蓋嘗論之矣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春秋弒君及其大夫而得並見者三皆以其賢也

其先後蓋君臣之辭凡弑君者孰非先有無君之心固不足為義不然如仇牧荀息死實在君後又何以别乎

三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不盟也

胥命相命為侯伯也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皆天子之事諸侯固不得私相命亦不得更受命齊太公

禮雖父在何害而必見名葢知必以聘桓之故譏之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甲戌下有闕文傳弗悟故妄以為再赴國亂而不及赴者有矣未有反再赴者雖再赴經亦當覈實

書正月烝周之正月夏之仲冬周官四時之祭皆以仲月自不爲過何爲而書乎雩旱祭也凡書雩皆爲旱而祈雨記得不得以重民事爾若書皆爲過則旱不得祈乎此固全不可爲義矣乃四者之節亦自非是魯郊以卜本不可爲定禮周郊以日至祈穀以正月上辛自不通於諸侯啓蟄建卯之候爲周祈穀祭則已過爲魯郊卜而適得則不可以爲常則啓蟄非郊之節也月令蒼龍七宿以仲

春秋不書王國之事非略之卑不敢紀尊也故天
王即位逆王后王世子生之類皆不見經葬天王
以我會書天王出以來告我書若是之類必有及
于魯者然後見周王之見于魯史者凡七而書逆
后者纔二祭公以來謀于我因以見公逆之非禮
也劉夏以過我因以見不以卿逆之非禮也紀季
姜書歸蓋以前謀於我我主之故書猶莊王王姬
而書王姬歸于齊也傳但見此三書遂以為例然

則劉夏亦逆后何以不書歸而莊傳記原莊公逆

王后于陳宣傳記名桓公逆王后于齊亦何以不

書哉

十年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

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

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

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經序爵未嘗不以主兵者居上故隱書邾人鄭人伐宋今如傳所言鄭實主兵而經序齊衛下又以爲先王爵尤見前説之妄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經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即戰于魯也以國為地與言戰于宋者同以為公後妄也

十有四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傳例既曰始殺而嘗過則書矣今以秋八月嘗於

經書內戰四來戰于郎傳以為有辭戰于宋傳以為失信戰于升陘傳雖知公敗績而不為義今又以戰于奚為疆事蓋傳不知內不言戰之義故其辭皆莫適為主且疆吏來告而公戒之又何與於書戰哉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凡貶而以名見褒而以字見皆經之予奪也此豈

文姜以桓見殺不敢還感公意而還此非經意以
傳意云爾蓋傳不知繼故不書即位之義杜氏從
而附會之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不稱姜氏貶夫人也無與齊事以為絕齊不為親
非經意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公次于滑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凡師止而不進者皆言次初不以日為限也易曰師左次无咎次非貶辭各因其事以為義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者見有所待而次者也不可限以一例使出而無名救而不果義在所貶而一宿再宿則免乎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

衛宣公無嫡子左公子泄右公子職立黔牟經不與諸侯之納朔皆貶而稱人善王人子突之救黔牟進而書字則黔牟者庶長之當立經之所與者

獨記麥苗則非此二穀不足言豐凶盈虗矣不害
嘉穀非經書本意也
八年春
甲午治兵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古者出師受命于祖而已廟非講武之地治兵于
廟豈禮也哉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請君討之管名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

生竇魯地衛石碏以諜使州吁如陳而執之猶請

涖於衛而後殺子糾我所主而欲納者也豈戰一

不勝反從齊人之請而自殺之乎經言齊人取子

糾殺之罪魯不當以子糾與之爾其殺之則非魯也

十有一年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

嫁於諸侯亦書歸既昏而歸之也王姬歸于齊是
也二歸皆嫁而書不同蓋内女逆而昏於國王姬
來而昏于我尊王室也此蓋親迎不得言逆何以
知之莊書築王姬之館于外築館豈所以為逆哉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去年經書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傳言蕭叔大心先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萬之子牛殺之而

而後盟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謂鄄之會也按是秋書宋人齊人邾人伐郳明年夏復書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皆以宋主會序齊上小白之霸固不始於此是歲冬書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前未有言同盟者此蓋小白假天子殷見之禮以合諸侯齊

秋有蜮為災也

非也此亦以異記中國所無爾說已見有蜚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

此謂鄭伯欲納襄王也胥命更相命為侯伯之辭

非更相告之辭此不知齊衛于蒲之義而妄襲其

文也

二十有二年春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敬仲至陳無宇五世至陳成子八世古者卜筮雖精不應豫知八世之後世次多寡適契如此葢後之陰陽家者流假託舊事附會著書以自神其術傳不悟每取諸國卜筮之辭記其必驗者類皆

載之無補於經不可徧論姑舉其一以見其誣而
好奇者類若此
二十有三年
夏公如齊觀社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
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
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
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劌言朝會征伐之義是已然天子之禮也何與於

諸侯劌以告公固非矣傳録之又非也

二十有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

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

朝

此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也平子固已誤矣而傳曾莫之悟故覆竊之以為例然此禮魯亦行之故經書鼓用牲者三其二在六月因其過舉以見貶其一在九月以為得禮存之以見正其失之蓋已久禮天子救日伐鼓于社攻之而無幣諸侯救日請之而用幣于社今鼓不用于朝而于社非所用牲而用牲是以因其失而併譏之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非日月之眚不鼓是也先王之祭雖次祝小祝末嘗無牲雩禜之祭水旱蓋有壇馬惟禜門則鄭齋而已豈皆無牲哉天災無牲唯救日爾蓋以其變出非常不可以遽爲且方伐鼓以攻之則祭而祈請亦不可並行也乃大水則其來固有漸且非攻之不害其以牲也此蓋譏不用之于壇而于社于

之書所理為齊侵蔡獲成于楚者是何足據其附

會可知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先言季友如陳則非私行也内大夫如他國未有

日事者此葢季友察魯難有萌欲去之以為後圖

不使以奔行故以葬原仲請於公因以聘陳經特

挈而著之以見其志爾禮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

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使季友實以葬

原仲行於禮固無害經自略而不書矣

二十有八年春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

申生

齊姜杜預以為武公之妾傳所謂娶于賈則賈宜

為嫡夫人也而僖十五年傳復言晉侯之入也秦

穆姬屬賈君焉杜預以賈君為獻公次妃賈女則

延廄馬閑也敝則修之不可與土功同例論其時

馬以日中出入此謂春分秋分時也必因其將入

而後可修此於禮何據哉禮諸侯六廄天子十有

二廄每廄為閑延廄天子之廄也此蓋譏魯僭王

禮可因其舊復古而不復故書新以見貶若作南

門新作雉門及兩觀則不獨言其新而已又有加

其度故謂之新作今經言新而傳言新作其不知

經之書法可知矣

夏鄭人侵許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賊賢害能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此其名見於九伐以為辨者趙宣子以為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則二師之出大要視其罪之小大而已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則侵非無鐘鼓但備而不作爾傳略知之而不盡其義乃直以有鐘鼓無鐘鼓為例豈有用師而無鐘

也皆夏之十月傳但見其及時而不知二役之意故云爾非時者既見䝉得時者又書則何以為辨哉

三十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遇者不期而會謀山戎則必有豫為之期者矣蓋傳既誤為遇例故其言每與經違説已見前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小穀誠為管仲則必繫之齊不得與内城邑之辭相亂戍鄭虎牢尚繫鄭況城乎城楚丘不繫衛城緣陵不繫杞此自別有說不得槩同也且管仲誠有功於霸魯何為獨城其私邑哉凡城書時皆謂其役之久綿三月見譏不特以非時也春若在建子之月則猶及時而不書矣其以時見者亦以其

閔公立纔八歲季子奔陳本以避慶父則季子蓋
慶父之所畏也閔公之幼方為慶父所立而慶父
且專國政請復之者誰乎以經考之去年先書子
般卒公子慶父如齊不言出奔蓋請於齊以立閔
公弑般之惡未著也齊亦不得而知季子當自陳
之齊愬於小白欲挾齊歸以治其罪小白許之召
公而與之盟然後季子敢歸則復季子者蓋齊非
魯此其情也不然魯自復季子何待請齊而與之